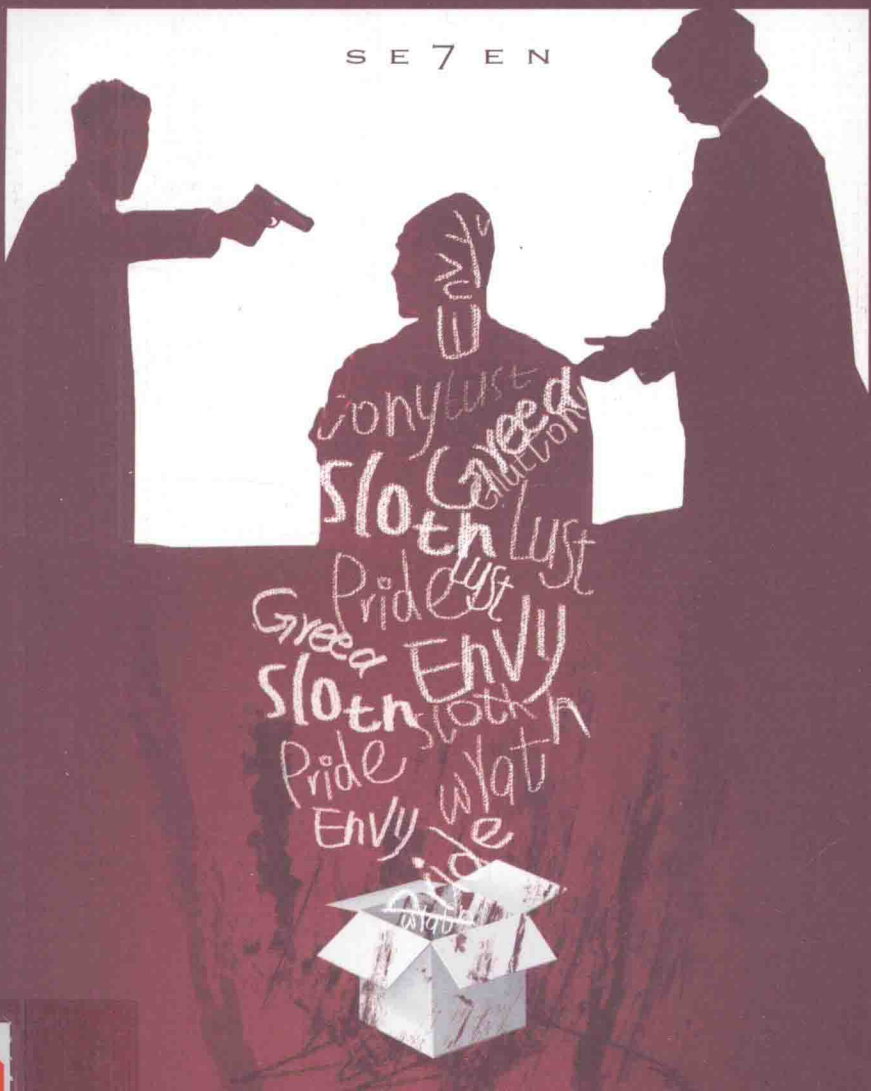


SE7EN



七宗罪

[美] 安东尼·布鲁诺 著

Anthony Bruno

蔡丹青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S E 7 E N

七宗罪

[美] 安东尼·布鲁诺 著

Anthony Bruno

蔡丹青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宗罪 / (美) 布鲁诺 (Bruno, A.) 著; 蔡丹青译. —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6.4 (重印)

书名原文: Seven

ISBN 978-7-5192-0003-9

I. ①七… II. ①布… III. ①回忆录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2709 号

SEVEN

Text Copyright © 1995 Anthony Bruno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St. Martin's Press,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七宗罪

著 者: [美] 安东尼·布鲁诺

译 者: 蔡丹青

策划编辑: 霍雨佳

责任编辑: 霍雨佳 陈俞蓓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010-64038355 (发行)、64015580 (客服)、64033507 (总编室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
销 售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170千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2次印刷

版权登记: 01-2014-3454

ISBN 978-7-5192-0003-9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)

貪食

貪財

怠惰

貪色

傲慢

嫉妒

憤怒



窗外响起了汽车防盗铃，尖锐的鸣叫打破了寂静，久未平息。沙摩塞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数字闹钟。时间接近深夜两点。上床已经一个多小时，他却依然毫无睡意。他心事重重。

他试图忽略这刺耳的噪音，把注意力集中到床头柜放着的节拍器上。在床头灯昏暗的光线中，他看着摆锤来回运动，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买下那个小小的木质金字塔，是他有生以来最明智的一笔投资，他心想。他当了二十三年警察，步入过婚姻殿堂，也尝试过同居生活，求助过心理医生，也投奔过传教士。酒精、药物、冥想、瑜伽……这些都曾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到头来，只有这个小东西才能给他一丝平静，帮助他入睡。一个小小的机械设备，仅此而已。只要设置好节奏——比如说，巴赫大提琴组曲，然后看着摆锤来回运动，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直到他的心跳渐渐放缓，进入摆

锤的节奏。

他是如此依赖这该死的小玩意儿，它的耐用程度让他感到意外。它夜复一夜地为他清除一整天的积垢，让他能睡上几小时。当了二十三年警察，十七年在重案组，他见过太多罪恶，能睡着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只有在重案组待过，你才算见识过人性最恶劣的一面。残杀、殴打、施虐、诋毁、凌辱……罪行司空见惯，手段层出不穷。夫妻反目成仇，子女弑杀双亲，父母打死幼孩，朋友刀枪相向，陌生人兵戎相见。所有一切都发生得平白无故，让人无法理解。冲动犯下的激情之罪，无谓的、心血来潮的暴力。看不惯某个人的眼光就一枪毙了他，因为停车位起争执就捅对方一刀，面对朋友打牌作弊需要取命来泄愤，十岁的孩子为一双球鞋置人于死地，瘾君子在药物的作用下大开杀戒……这座城市让他看到未来世界的面貌：堕落、腐坏。社会陷入倒退和衰败。人类开始回归最初的蛮荒。

沙摩塞闭上眼，用修长的手指盖住脸颊。他已经看够了，不想再看了。在黑暗中，他专注地听着规律的节奏声，汽车防盗铃渐渐褪为白噪音。他坚持了二十三年，这真是个奇迹。但是，他可能就快挺不住了。二十三年的积垢是可以把一个人毁掉的。不过今晚，他庆幸自己还有清污的能力，至少是清除一部分污垢。他希望有朝一日，自己能将一切彻

底清空，永远忘掉他见过的罪恶，彻底抹去所有的记忆。他知道实现的机会几乎渺茫，但他绝对要试一把。一退休就开始。还剩七天了。再过七天，他就将成为这个城市的历史。再过七天，就是甜蜜的解脱。

他放下双手，睁开眼望着卧室空荡荡的墙壁。照片都收好了，立式书柜里一半的书都已经打了包。前些天他试图挑出一些书送人，但发现哪本都舍不得扔。衣柜里还挂着一套西服、一件运动外套、两条裤子、两条领带和七件干净的衬衫，其他的衣服都已经收了起来。他扫视着眼前空荡荡的墙壁。想到这些墙壁曾见证了自己的两段婚姻，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从经济角度讲，在这样一个城市里，娶个好老婆，不如租间公寓。赡养费要比房价便宜，而两次离婚他都算走运。两任妻子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这也让他感到高兴。至于孩子的抚养，那从来就不成问题，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孩子。

事实上，他也不是从没动过要孩子的念头，但城市不是适合生儿育女的地方。他知道在城里长大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不过那些年，在他内心深处，他总是盼着妻子哪天能给他一个惊喜，说自己怀孕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就会被迫做出一些改变，也许还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然而，他的第一任妻子米歇尔虽然也想要个孩子，却不能生育，而第二任妻

子艾拉则不想要孩子，他也就没有强求。他让自己不去想孩子的事，说服自己接受没有子女的人生。膝下无子的夫妇在城里并不少见，那很正常。而在内心最深处，他却知道，这是种自欺欺人的想法。

不过，四十五岁再要孩子并不算太晚，他心想。他这个年纪的人，还是能学学换尿布的。不算太晚。他还能找到另一半，也许吧。他对这个想法不算心心念念，但那确实是种可能性。只要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，什么都有可能。

他忽然感到胃里一紧，下巴发硬。对于自己先前的那个决定，他还是心怀不安。会不会是个大错？他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会不会讨厌乡村？那里的生活会不会乏味至极？他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？也许，只有城市的乌烟瘴气才能让他呼吸，让他活下去。

他把目光转向摆锤，集中注意力去听节拍声，强迫自己抛开杂念，放松下来。这能行得通，他对自己说。只要他放轻松，顺其自然，一切都能行得通。只剩下最后这七天了。过了这七天，他的生活将重新开始。好日子就要来了，他这么告诉自己。

节拍器周围的桌面上散落着他平时放在口袋里的物品：钥匙扣、破旧的棕色皮夹、破旧的黑色警徽皮夹，还有一把珍珠母手柄的弹簧刀。床头柜的边缘放着一本精装版的《丧

钟为谁而鸣》，是海明威的作品。他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找到了这本书，决定再把它读一遍。他伸手拿起书，翻到第一次读时折角的一页，那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一行被已经褪了色的铅笔划出的句子出现在他眼前：“世界很美好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”

沙摩塞不自觉地笑了。二十年前，当他刚刚加入重案组时，这句话对他来说很有分量。那时候，这个世界的确很美好，的确值得人们为之奋斗。但是海明威去世以后，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“老爸”^①生前一定想象不到，这个世界会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

他接着翻了几页，发现了下午自己塞进书里的一小片墙纸。这片肮脏的正方形纸片上印有一朵红玫瑰。那天下午，他赶在看房时间结束前进了那栋房子。走进起居室时，他看到一块带金丝边的墙纸耷拉在外，其中一部分看似快要脱离主体。他上前撕下一块墙纸，搓去红玫瑰背面干了的黄色胶水，然后用他那把弹簧刀割出了这个正方形。

这让一边的房产经纪人托德顿时紧张了起来，生怕沙摩塞会改变主意。

① 原文为papa，美国西礁岛人对海明威的昵称，他曾于1929年至1939年居住在那里。

“沙摩塞先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身穿房屋中介公司藏蓝色制服的托德摆弄起领口，企图掩饰自己的焦虑。

他没有回答。他凝视着那朵雕琢精细的玫瑰，观察那微微泛着橙色的深红色阴影，赞叹起这位艺术家巧夺天工的手法。这片旧墙纸上所体现的细节让他非常惊讶。将如此细腻精湛的工艺运用于墙纸设计，似乎是很久以前的做法。他敢打赌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这么做了。

“沙摩塞先生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？”托德再次重复了他的问题。

他把玫瑰塞进口袋，穿过门厅，走到门廊。那是一个巨大的包围式门廊，走在破旧的木板上，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声就像葬礼上的鼓点。他的目光扫过四周无人打理的农田，和街对面邻居家悉心照料的菜园。在他的左手边，远处是山和森林。空中没有一丝云，他几乎能听见阳光照射在身上的声音。不远处的“出售中”告示牌在微风中左右晃动。

纱门打开的声音吱嘎响起，托德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：“沙摩塞先生？”

他走下台阶，转过身，抬头望着房子的锡屋顶，以及修补处被阳光晒得发白的、细曲线状的沥青。

“沙摩塞先生，您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房子的锅炉和主要电器都有一年保修，所以如果您担心……”

“不不，我不担心那些。我知道这房子有年头了，这不是问题。只是……只是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很……奇怪。”

“奇怪？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是说，我倒是不觉得这地方有什么‘奇怪’的，当然它得要拾掇拾掇，但是……”

“不不，我喜欢这房子。对这地方我很满意，住在这儿应该不错。”

托德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。“我正准备说，这地方再正常不过了。”

他把目光投向远处的森林。“所以我才想要住在这儿。我想要正常的生活。”

但这时，托德并没有在听。他已经跑到了院子里，想要把被风吹歪的“出售中”拨回原处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沙摩塞抬头看了一眼节拍器，又低头看着手中的玫瑰墙纸。他已经开始想念那房子了，尽管他还没搬进去。他想念那房子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那样不真实，距离此时此刻他的所在之处那样遥远。他的胃里忽然一阵痉挛。他会不会与新生活失之交臂？再过七天，他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，但七天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。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呢？

他抬起头，双眼紧盯节拍器，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到摆锤上，拼命抑制内心的恐慌。但节拍声让他想起了看房的那天下午，他回城坐的火车发出的哐当声。起初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读着海明威，窗外一片片农田呼啸而过，他吐出的香烟烟雾和面前咖啡腾起的热气飘入清澈的阳光，一切颇为愉悦。但随后，风景慢慢变得干燥，农田逐渐被荒漠取代，盛气凌人的阳光让他开始感到窒息。很快，他的眼前出现了成片的废墟，和遍布其上的烧毁的汽车残骸，他便意识到自己正离城市越来越近。工厂和工业园区好像月球殖民地一般出现在茫茫蛮荒之中。然后是那些千篇一律的郊区住宅，还有它们跟前那些不自然的、必须不停浇水才能在旱暑中存活的草坪。它们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草坪。简直愚蠢透顶。不过，据沙摩塞所知，整个这一带也没有什么智慧可言。随着列车南下进入城市，他看到天边悬挂着层层浓雾，如同上帝沉重而愤怒的手掌。

火车到站时，他还不想下车。他想一直坐在原位，直到列车返程，带他回到他的新居。但是他有任务在身，而七天也不过就是一周的时间。坚持一周还是可以的，他对自己说。二十三年都过来了，七天又算什么？

然而，当他走到街上等出租车时，城市的现实还是无情地扑面而来。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噪音，嘶鸣的警笛声

此起彼伏，有人大喊大叫，所有人都事不关己。一个精神失常的流浪汉正试图抢过一个游客手中的行李箱。“老兄，我来给你叫辆车，”流浪汉嘟囔着，“我有能耐，跟我来，准能给你找来城里最他妈好的一辆车。”但是那位游客并不需要他的帮助，他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一边，不知所措。这家人巴不得这个疯子马上消失。他想要上前帮忙，但浑身乏力。如果他想逃离这地方，他必须停止扮演救世主的角色。人们得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他坐上下一辆车，跟司机说了家里的地址。

车刚开出没多远，前方出现了一辆救护车和两辆警车，车顶灯闪烁着，周围的车辆寸步难移。喇叭声和咒骂声此起彼伏。慢慢前进的出租车来到了发生事故的位置，人行道上，两个急救员在一个四肢摊开的身边忙碌着，两个巡逻警察不断推开上前围观的人群。沙摩塞看见了那人血迹斑斑的脸，他似乎还活着，这些人怎么没给他戴上氧气面罩？他差点就要开口让司机停车，下车去帮忙，但他及时制止了自己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件事已经有人在处理了，他不是这城里唯一的重案组警察。况且这都不是他的辖区。让该负责的人处理去吧，这儿不归他管。至少再过一周就不归他管了。

道路终于畅通了起来，前面那辆车却有些迟钝，没能尽快驶过路口。出租车司机对此显得非常不满。“操你妈

的！”他用拳头使劲砸着方向盘。

沙摩塞试图通过后视镜捕捉他的目光。“你就一点都不关心吗？”他边问，边回过头冲着人行道上的那个受害者微微点头。

“我当然关心了！”司机厉声回答，“我现在他妈在这儿堵着，可是在赔钱。”

他接不上话。

出租车驶至下一个街区时，路边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忽然扭打起来。一群幸灾乐祸的路人在一旁助威、叫嚣。一辆警车随即赶到，两个警察走下车，一个上前劝架，另一个试图驱散那群嗜血的看客。两人都没什么进展。

他伸手抓住车门把手，刚准备下车帮忙，但司机忽然大踩油门，绕过障碍，驶上了反向的车道。

“真他妈一群疯子！”司机破口大骂。

车子终于驶回了原本的车道，沙摩塞长舒一口气，靠向椅背。接着，他闭上眼，将街边霓虹灯闪烁的成人影院和录像厅屏蔽在外。

“你刚才说是要上哪儿来着？”司机忽然问道。

他睁开了眼睛。“离这儿越远越好。”

没错，他心想，离这儿越远越好……

汽车防盗铃盖过了节拍声，将沙摩塞拽回现实。他对着

摆锤皱了皱眉，狠狠地瞪着它，试图通过意念命令它催眠自己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他闭上眼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节拍声上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节拍声开始占据他的脑海，防盗铃声渐渐淡去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他开始深呼吸，准备让节拍器控制自己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电话铃响了。第一响就把沙摩塞从睡梦中惊醒。他扭头看了一眼闹钟，时间是早上6点19分。节拍器已经停止摆动。卧室沐浴在黎明前的晨光中，灰色一片。

“该死……”他咕哝了一声。睡眠不足。他伸手拿起了听筒，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喂？”

“醒醒吧，有新任务。”打电话的人是重案组的夜班警察泰勒。“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包了，但头儿说要去，抱歉。”

“没事儿，”他拿起记事本和笔，“给我地址。”

“肯尼迪路1433号，正门一侧的地下层公寓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到。”

他把听筒放回原处，合上记事本。这时，他的书重重地掉在了地板上。他低下头，看到折角的那页摊开，玫瑰墙纸在书页间立了起来。他看见很久以前自己画线的那句话。

“世界很美好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”

他弯腰捡起书。也许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依然相信为这个世界奋斗是值得的。总得有人来对付坏人啊。

他一边把脚伸下床，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再事事上心。那会让接下来的七天好过许多。

二

泰勒警探毛发浓密，好像一头被人硬塞进双排扣大衣的野熊。他站着翻看手里的记事本，像平时那样做情况汇报，但此刻对沙摩塞来说，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头在重案组工作的野熊。他认识泰勒好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联想。

也许这种想法并不算荒谬，他一边察看现场，一边这么想。对于冷血、残忍的兽行，需要蛮兽式的执法来实现正义。

肯尼迪路1433号的这间地下公寓非常阴暗，但在微弱的灯光下，起居室墙壁上的斑斑血迹清晰可见。一具被遮盖的尸体躺在地上，等待着收尸队的到来。犯罪现场的拍摄已经结束，不过鉴证科的两名技术人员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。身材矮小的女调查员米治正在寻找指纹。同事们背地里管这位永远以怒容示人的棕发女郎叫“污点妹”。

“女房东说这两人不是夫妻，但是1991年12月以来，他们一直住这儿。”泰勒告诉沙摩塞，“男的是沙漠那边一家